

世説補

十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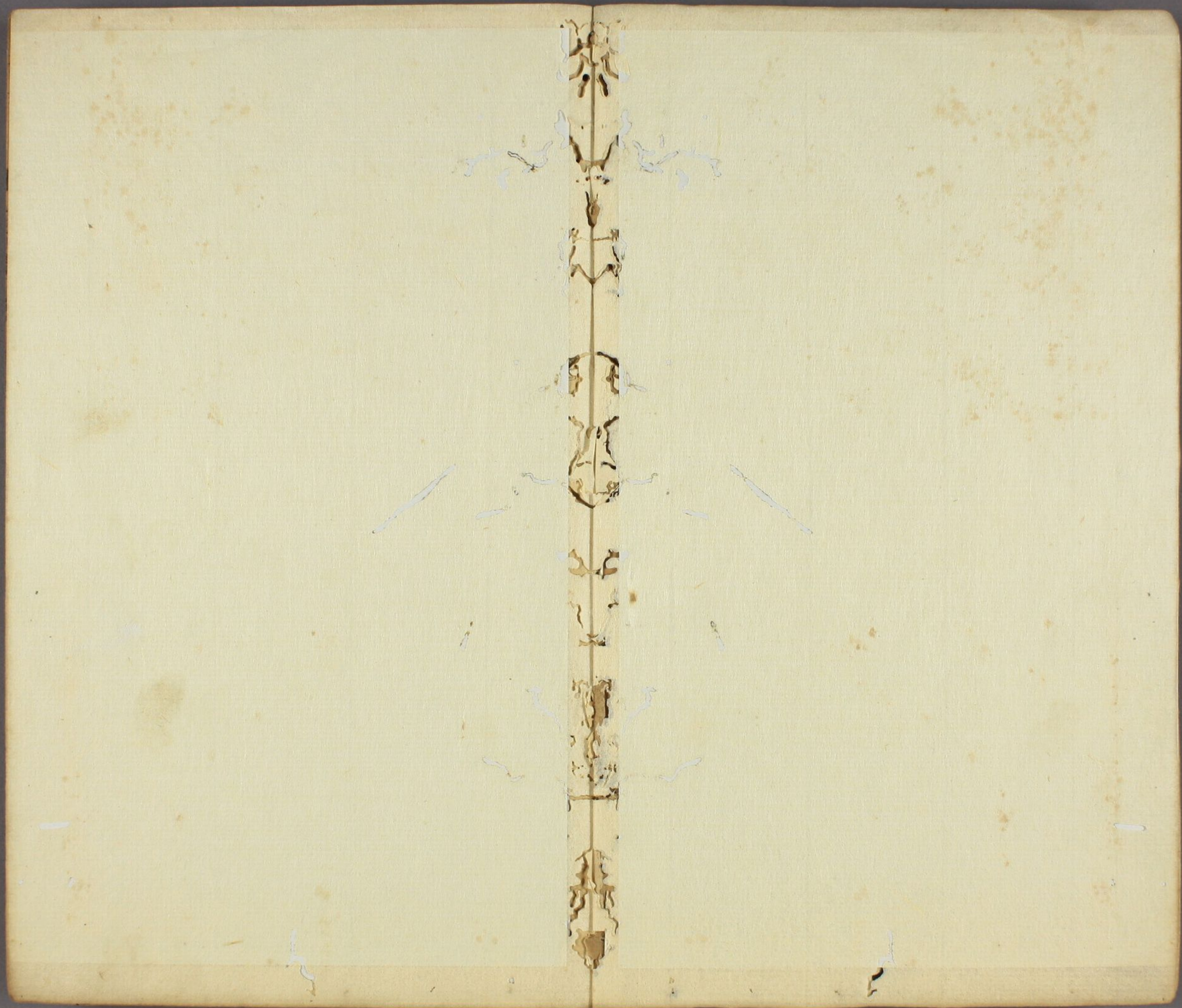
任誕下  
簡傲

排調下  
輕詆上



服部文庫  
イ 17  
2080  
9





117  
2080  
9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七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卷之十七

任誕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

皎然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

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

驪陽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

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

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王子猷出都尚在洛下舊聞王子野善吹笛而

王云譽遠

桓

王亦云佳境乃在末語

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

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

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

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

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温

有不臣之迹故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

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

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

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

發。未嘗不王歎曰。靈寶故自達。異苑曰。玄生而

至鳴咽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

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

〇〇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

也。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

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

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晉陽秋曰。友字。宅在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七庶。又好伺人。伺往乞。

餘

飲道疑酒字 昨

飲食。雖復營著。壺肆。不以為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

不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

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

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幣起別友。至尤晚。問

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奉教旨。乃是首旦

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柳榆云。我只見汝送

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漸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

張麟。麟。張湛小字也。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外。父曠。鎮

軍司馬。湛仕。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

至中書郎。

七占上兒南卷之一

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

王云此註即是  
挽歌事始博洽  
乃爾

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開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尸鄉亭。自列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曾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歿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 ○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曾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昏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 ○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安

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孰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

情歿。王氏譜曰。廡字伯輿。琅邪人。父蓋。衛將軍。廡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

唱義。使喻三吳。廡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歿。恭罷兵。令廡反喪服。廡大怒。即日據吳都。

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蘇蘇敗不知所在

○補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着之

補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補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

政自不解

○補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南史曰竣早有文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大司馬錄事參軍奐明帝時擢為中書侍郎

○補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

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運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靈運後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

○ ○ 補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為煩

○ ○ 補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

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南史曰謝靈運之曾孫超宗子也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超宗為不灰矣及長博學有文梁天監中至左光祿長史

○ ○ 補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暄答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南史曰暄義興國山人父慶之南北司二州刺史暄文才俊逸嗜酒無節操兄子秀常憂暄飲酒過多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其諷諫暄與秀書曰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稱耽嗜

王云酒人文不多見此書便堪與酒德頌並傳



醇

酒

見張公時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余所  
 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  
 方與此子交歡地下。汝欲天我此志耶。昔阮咸  
 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明斯言。王湛能玄言巧  
 騎。武子呼為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  
 巖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寥當世。朽病殘年。產不  
 異於顏原。各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醉酒復欲  
 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昔周伯仁  
 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日三百  
 盃。吾不以為多。吾嘗譬酒。酒水也可以濟舟。亦  
 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干日  
 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干日而不飲。不  
 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汝驚吾  
 墜車侍中之門。陷地武陵之第。遍匝朝野。自言  
 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  
 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  
 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  
 曹眼不識。盃鑑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

補齊神武

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  
 不可及也。後王用為散騎常侍。以事發。季然。  
 尊主匡國。功濟天下。卒。備九錫。殊。欲用李元忠  
 禮諡。獻武王。天統元年。以諡神武。欲用李元忠  
 為僕射。李百藥齊書曰。李元忠。趙郡平棘人。少  
 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  
 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盡詣。必留連宴賞。  
 挾彈携壺。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  
 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  
 令。復求為太常卿。以其  
 有音。樂而多美酒也。文襄言其常醉。北史曰。  
 諱澄。神武長子。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  
 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

北點世兌甫卷之十二

宜勿飲酒齊書曰孫字德沈時人稱有思理終於儀曹郎

○補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補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

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

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劉勰唐書曰陳叔達字子

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

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補韓朝宗為山南採訪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朝宗昌黎人善清言有文

居最

章名周行必詠穆如之誦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寘諸

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

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

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漢楊惲南山種

樂耳須富遂畢飲不赴王士源浩然集序曰孟

貴何時貌淑清風神散朗較惠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

竹以全高尚交遊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匹學

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

○補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百數人日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屨作  
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馬令南唐書曰舒雅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嘗因隨計以所學獻於熙載一見如疇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與之出入卧内常與雅易服燕戲條雜侍婢人未念酸以為咲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坐雅之詞迨熙載知貢舉以雅為第一隨房乞食以為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為當也  
笑樂相山野錄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補何承裕為蓋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

裕笑曰此見岡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文苑承裕有清才好為歌詩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簿桑惟翰鎮兗州知其直率不責以吏事官著作佐郎出為蓋屋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

○補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

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墨莊漫錄曰喻陟字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郡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笛嘗有馬上吹笛詩張芸叟和之

補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

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矜畦有不能談者則彊之使說鬼

簡傲

七古上世...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簡傲

○○補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臥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補

十月朝黃祖在艤衝舟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艤衝以衝突敵船會設黍臠衡年少在坐後漢書曰衡往見操着布單衣跣巾手持三尺

共

游

挽杖坐大營門以杖筆地大罵操曰爾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實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其草章奏並極其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休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為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嘆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艤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

比詰世克甫卷之十二

謂作調

糲

○○補

取

遂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歎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志遂令殺黍臙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眾賓唯舉搏以

弄戲禮衡別傳曰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謂之曰禮敬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吾子寧聞卑前馬糲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錫錫公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涕曰此存異才曹操及劉荆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錫錫公奈何不殺

孫子荆為石苞驃騎參軍既負其才氣又侮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

軍事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局初眼鐵於鄴市市長趙元儒名知人

漢苞遠量當至公輔出是知名官至驃騎將軍大司馬

偶

○○○○

劉治

語調公榮

王云耶以公榮

語部出更妙滑

稽之雄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僕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潛冲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生不與馬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潛冲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

七占世克甫卷之十一

十一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  
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  
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董劉  
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酣醉終日而公榮  
不蒙一榻三人各自得也  
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娶于時賢雋  
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  
排康揚槌不輟倘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  
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  
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  
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圍之  
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  
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其

〇〇

飲噉清言而已魏氏奉以曰鍾會為大將軍兄  
弟所嚙聞康名而造為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  
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  
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吕安事而遂諧康焉

嵇康與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  
安字季悌

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  
俗風氣于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

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  
官名

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  
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康俗之士以白眼對

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憚而退康聞  
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  
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見共語戲良久

則去其輕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  
貴如此

凡揚曰稽喜疑其  
識丁及讀喜詩有  
叔夜四章四言殆相  
仲五言列仙狗生命  
高安是也繼軀任度  
之人不私己其識  
殊者或韻度不  
一厥弟然以凡馬俗  
遇之亦少寬矣  
藪外篇二

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

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

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

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

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

刺史。從弟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

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

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

劉云此鵲子何足以辱

名世說載三評曰此何可取

樹取鵲子，涼衣，拘闔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

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劉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

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

見尚書令下堂之便，錄衿飾，容時嘆皆得其所。

○補王子猷為桓沖參軍，嘗從行，值雨，因下馬，步入

沖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過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

萃，王恬許。

恬時為吳郡太守。

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

世說新語卷之十七

今古世說仍作不作載王評

劉云故作爾三

字極得情態何

必爾按舊本阿

螭故作爾劉云

然也故

王云此語猶今

諺龜不作准

○○

古世說方正

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

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

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

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

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

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

也晉安帝紀曰散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散歷位

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

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

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

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散即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

史刺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

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冲引徽

之為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

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蔽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十一

劉云亦似小評  
青袋下  
王子猷微行  
然民流足為後  
世口實語亦自  
佳

○○

亦



路問外。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外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挂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眾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

○補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七

○補

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值尚

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

閣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

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閣一作閣

○補

謝謏不妄交接早老門無襍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

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曰謝謏祖蒞金

紫光祿大夫父肅尚書令謏仕至右光祿大夫

○補

高爽嘗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

爽代蒨為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

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

關爽事南史曰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鏡魚賦以自况其文甚工後遇赦

得免

○補

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

以微旨偽為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

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

亦罷絃

○補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

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七

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南史曰何戡字惠景  
儀動止官至吏部  
尚書驍騎將軍

○補梁武帝與何子皙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皮巾召見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皙以手掎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補張吏部南史曰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弘策子也眉目疎朗神采奕發性好學兄緬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夫手歷官吏部郎與何敬容意趣不協

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

帝女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累遷吏部尚書侍中僕射參掌大選專預機密而通苞苴賄賂為時所鄙

○補劉瓛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補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史記曰酈生入詞沛公方居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日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居是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

之。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補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

獨餐。處之自若。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便往造

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筋。裴坐視瞻食罷而

退。明日裴自携七筋。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

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皆

劉毅。京口冒請。鶩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

是每與之同食。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桓玄

不在

篡位。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以匡復功。歷都督揚豫五郡諸軍事。封南平郡公。進開府儀同

三司。初毅甚屯。窶在京。先就府借東堂。與親

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

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各一射。甚難。君於諸堂

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

射如故。既而悅食鶩。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

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

其旨。悅忿懼而死。

瘡

補

柳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

北史曰。柳玄達。河東解人。魏司

徒。諮議參軍。子絳。弟遠。字季雲。粗放無拘。每

檢。時人謂之柳瘡。孝武初。儀同開府參軍。

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

解。按北史。玄達父子不立傳。附裴叔業傳中。何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季雲入簡牘可笑。予弱冠遊雲間。元朗倒屣。締  
忘年之知。非故暴其所短。要當為是書之忠臣。  
毋令重誤。  
千載爾。

補

孫騰。北史曰。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少質直。明

之。寄以心腹。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司馬

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馬歷官尚書僕射。子如。徙

子如。居雲中。神武入洛。以為行臺尚書。朝夕左

右。參知軍國。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

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

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北史曰。元忠每言於執事

養餘年。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

下。葛中。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

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

視嘆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許敬宗見人多忘之。唐書曰。敬宗字延族。杭州

子也。幼善屬文。太宗召補秦府學士。歷官檢校

中書侍郎。高宗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加

太子賓客。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

進封郡公。沈謝。何謂遜。劉謂孝綽。沈謂約。謝謂眺也。梁

史曰。約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侍中。丹陽尹。南

史曰。約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

約。彥昇工於筆。暗中摹索亦可識。杜審言將歿。語宋之問。武平一。唐詩紀事曰。武

而名曰吾在久壓公等今日且死固大慰但恨不

見替人孔平仲續世說曰仕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為時輩所疾登封中蘇味道為

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歿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虛歿又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

迹合得王羲之比而其於誕如此

○補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南唐書曰續字

興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勢性恭恪宋齊丘用事守正不為黨附累官門下侍郎自以少貴

倦學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髮質

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叙

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慊之封還尚冀改

竄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

寫一闕於泥金雙帶而去南唐近事熙載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

臺雲附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補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

游皆子類也蘇文忠公集曰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

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事董裔爭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又爭忿朝堂貶乾

州司戶李方叔畫品曰恕先仕於朝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蛇形仙去

○補曾子固為中書舍人東都事畧曰曾鞏字子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

二能文及冠遊大學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

比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嘗曰事都堂時章子厚

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

天下奇作按子固表二篇詞子固一無辭讓但

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班固典引叙曰臣固

賈逵傳殺杜延隆等召諸雲龍門小黃

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

贊語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

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

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

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

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詭士也可馬相如

洵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

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

秦

受

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漏聖  
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詎動有規矩雖  
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奮  
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  
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維美新典而亡實然  
皆游揚後世聖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  
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  
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  
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歿而不朽

米元章守漣水宋史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

歷漣水軍使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

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

為文奇險不剽襲前人特妙翰墨沉着飛翥得

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

至亂真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

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玩拊精於鑒裁一經題品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二十一

齋

〇〇〇補

價增數倍所與遊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  
 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  
 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  
 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頡頏不能與  
 世俯仰故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  
 仕數困則終日不出楊次公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  
 為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為子為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  
 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  
 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  
 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  
 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

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  
 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  
 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  
 去石林燕語曰帝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  
 石頗奇即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排調上

○○補

司馬建公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司  
 馬彪序傳曰防性質直公友雖閒居  
 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誦者  
 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  
 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間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  
 成人不命日進不敢進不命日坐不敢坐不指  
 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嘗舉曹公為北  
 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

排調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部尉後曹公進爵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之日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

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王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恪

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

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

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

玉云恪發矜矜殊木有致見

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補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熙事別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真

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

當然耳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與膠鬲比而殷亡

張君嗣在益州蜀志曰張裔字若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文

為雍闓縛送孫權蜀志曰益

州郡太守者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遠通孫

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武疾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二十三

見古世說或溺魏甄后注引魏氏春秋

○○補

遣鄧芝使吳

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鄧禹之後避亂入蜀先主用為

廣漢太守後先主崩武侯恐孫權異計遣芝奉使芝成好而還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笑曰君之誠欵乃爾耶權與亮書曰丁亥揆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 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

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匹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

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班固漢書

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

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若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必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家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吏乞丐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拜中大夫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乘傳入吳界覩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歿

○ ○ 補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

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  
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  
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

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

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

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

黨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

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

王笑曰卿輩

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

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

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

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

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

為傖鬼

頭

奏一作謝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奏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也。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

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

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

彈棊局，曰：何乃洵。吳人以劉既出，人問見王公

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

王云真長故不喜丞相

何奇，止能作吳語，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

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答曰：此盃英英

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

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

好嫌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群狐亂其下，

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

劉云伯仁空洞見嘲

則劉云二謝皆有理為伯仁難

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

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

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于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

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叙其按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雙人寶用

終

至如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斬有氣恩與還家

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

寶因作按神記中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

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後太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而不越境反不計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

受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克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

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勇邁

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

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

馮將軍伐狄既至襄陽狄尚羈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元冰薨留長子方之

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庾答

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

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

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

直云聖長友談世謂言竟足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

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

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

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褒鱗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

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

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

阿謂高崧小字也中興書曰崧字茂炎廣陵人父懼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

北古世說新卷之二十一

鄴

守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八  
待中以公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  
累免官戲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  
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  
笑而不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排調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印○○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慙而已。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也。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荀○○

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顛。潁川荀萬

古世說子羽下註  
子羽未詳  
秦子羽之

謝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

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子者。或蹇

喫無官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

譁少智諧。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壅杵。文士

華為人少威儀。多恣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姿



英博而有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

鳳竝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

固時好暱有太原温長仁顯穎川荀景伯禹范

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卿潤南湛河

南鄭思淵謝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

陋巷屢沽而無善價竟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

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

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

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

興也其文曰維秦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托子

為頭萬有餘日矣犬嗅稟我以精造我以形共

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挿牙齒眸子摘光

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

坐者踈蹠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拱手傾側佇立

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

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粟

菜隈摧園間糞壤乃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

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

已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

陶后稷巫咸伊陟保又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

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下隨務光洗耳逃祿

千歲流芳子欲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

生鄧公轉禍為福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



成身大陳  
隙

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因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無不以

也

○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離不逝

○○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世說補卷之十八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與寧

中即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至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

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

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荆蠻敢與大邦為讐

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

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補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鑿

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

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

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

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怡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

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

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歿。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顯字長齊。會稽人。

大

備處士。父說。及鴻臚卿。顯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

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承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

含

國吳人。忠恕竟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憑時年。蒼梧太守。討王會。有功。封興道縣侯。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坐在坐。

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着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颯。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祇隆安記曰。

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颯無恙。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為慕容沖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才。國

含

世言不食之一  
寶美而很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奪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舍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樓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鴛鴦炙。知曰。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王咨議。矜高忤物。不容于世。後眾讒而殺之。

○ 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

諧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朗大患之。次復

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意為奴婢。婢問者。止數千耳。

○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

劉云壻至矣

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

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

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

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力本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王曰。卿莫近禁。便已足矣。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

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

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

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

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

傳

北史世說新語卷之十八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八

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而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

忤色桓語庾伯鸞曰

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

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

劉參軍宜停讀書周

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

火燒平原無遺燒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

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

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

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

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

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

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叙曰襄公

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憫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八



○ ○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

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

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 ○ 桓玄素輕桓岷岷桓修小字也晉書曰桓修字承祖尚簡文武昌公主歷吏部

即江州刺史玄篡位以為撫軍將軍劉裕義旗起斬之續晉陽秋曰修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

嗤鄙岷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

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

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

曰仲尼在陳有集陳侯之庭而歿楛矢貫之石罅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集之來遠矣比肅

○ 補 王延之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職使不忘服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饋如初

○ 補 王延之南史曰延之字希季都官尚書昇之子也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

明帝飭材官為起齋屋三間歷阮韜南史曰阮

吏部尚書僕射進號鎮南將軍韜字長明陳留人晉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為南兗州別駕

江夏王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也執不與

俱是劉湛外甥並有蚤譽劉甚愛之嘗曰韜後

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

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

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南史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耽父柳並晉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

○補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

味

知日我乃生瓊謂瓊不瓊那得不生靈運鍾榮

日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補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謝綜

時亦同刑宋書曰外甥謝顧謂蔚宗曰舅殊不

同夏侯邑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

在生已可知來緣情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士寧辯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故綜以譏擘沈約宋書曰擘意人獄便歎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擘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擘聞驚喜綜熙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歎乃耳設令今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擘曰大將言是也

○補王儉與王敬則南史曰王敬則臨淮射陽人性

吳明帝以為直閣將軍元徽初歸誠高帝遷輔國將軍知殿內宿衛兵事永明中進司空太尉武帝嘗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若解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史記老子韓非同傳論曰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變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補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為司徒長史敕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補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宋書曰劉慎之字德願為秦郡太守性粗率為世祖所狎侮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

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令

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

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宋書曰羊志醫術人

○○補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肫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

肫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南史曰靈運子鳳坐靈運事徙嶺南早卒

○○補

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

時將去。那得云廉。南史曰。朱異。字彥和。錢塘人。祖昭之。以學解稱。父巽之。字

處林。有志節。著辭相論。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并徧覽經史。兼通雜藝。官侍中。中領軍。

○補

劉諒。南史曰。諒字求信。彭城人。祖繪。大司馬。從事。中郎。父孝綽。祕書監。諒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號皮裏晉書。為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

日與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

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

由此嫌之。見楚辭。湘夫人之曲。王逸註。曰。帝子。堯女。眇眇。好貌也。

○補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

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當謂和士開。北史曰。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

勿為國子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以傾巧便辟。有寵於齊神武。仕至尚書左僕射。見二

陸雲兩潘。岳尼也。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榮陽人。祖勗。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森然與槐柳齊列。謂

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劉鍊。隋唐嘉話曰。開當權。文士皆輻輳其門也。

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士開方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不一見和。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為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

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補

侯白好俳謔。隋書曰。白字君素。魏郡臨漳人。性祖召與語。甚悅。舉秀才。為儒林郎。一日。楊素。隋

每將擢之。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一日。楊素。隋

曰。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祖暄。魏輔國將軍。父敷。周汾州刺史。素少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志。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批點世說補卷之八

好學多所通涉。美鬚髯。有英傑之表。武帝拜為車騎大將軍。每戰有功。歷位上柱國。尚書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

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王風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補柳機比史曰。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引為記室。

柳昂比史曰。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

當途用事。百察皆出其下。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

為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

云。二柳俱摧。機應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補宗如周面狹長。後梁書曰。宗如周有學。為度支尚書。蕭答梁書曰。蕭

啓字理孫。昭明子。梁封岳陽郡王。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曰。

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

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而不狹

長。如周乃悟。後梁書曰。蔡大寶字敬仁。嘗以書遊處。所有瑣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

○補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

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劉昫唐書曰。盧

邁字子玄。范陽人。以孝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決於陸贄。公謹身中。守文

奉法。○妙而巳。

○○補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  
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  
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補盛度體豐肥東都事略曰盛度字公量餘杭人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性好學

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真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集度肥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一日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  
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  
宋史曰中立字表臣河南洛陽人熙載子也性疎曠好諧謔人不以為怒魏泰東軒筆錄曰石

參政中立事太宗為館職至真宗末年猶為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

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  
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班固漢書曰丙吉為相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或

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巳宰相不親小吏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劉貢父東軒筆錄曰劉邠字貢父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譏玩亦屢以犯人東都事畧曰邠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王汾東都事畧曰讀羣書言行高遠名亞敞焉

史  
○○補

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為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入元祐黨籍云同在館中汾

病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史記曰周昌

高帝欲廢太子庭爭之彊為人吃又盛怒曰臣

口不能言然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

臣期期不奉詔又疑非類韓非傳曰非為人

上欣然而笑未聞雄名漢書楊雄傳曰雄口只有艾氣艾

○補

謀一作講

王介甫為相大謀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之值

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梁山泊亦作梁山灤決而

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

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

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

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張太史明道雜

云議乾太湖不言梁山泊也又稗史介甫議開

梁山灤貢父應曰此事楊蟠無齒問之曰湯蟠

杭人自號浩然居士言此事

浩然無涯也一事而三異

蘇長公在惠州宋史曰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

芥蒂人無賢愚天下傳其已歿後七年北歸時

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

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邪

今按齒與涯  
誤之誤聲相  
近

○補

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宋史曰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對策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在官以牟利黷貨聞終徽猷閣直學士。

○補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皆一時名士米元章

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

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答曰吾從眾。海岳遺事曰米元章

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哂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為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

米老癡顛帖

○補秦太虛為御史賈所彈。宋史文苑傳曰秦觀字

秩

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好大而見奇蘇軾以為有屈宋才元祐初薦除太學博士國史編修後坐黨籍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旨伺過失無所得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放還藤州卒。張文潛。宋史曰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十三歲能文從蘇轍兄弟遊弱冠第進士歷秘書正字起居舍人坐黨籍落職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耒儀觀甚偉有雄才於騷詞尤長久於投間家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取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謔。賈誼新書有過秦上下二篇。

事見明道雜志

輕紙

北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十八



輕詆上

○補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

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

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魏志曰司馬

達河內溫人十一試經為童子郎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臯令復為堂陽長治務寬惠遷充

州刺史政化大行

○補 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

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

使張子布見乎

○補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

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

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魏志曰趙稚長為盪寇將軍

補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

以餘財汗良家邪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叔王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醜

○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

劉云兩可之謂詞

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 庾曰

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

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鼻昂結喉肥項少髮

折腰出胃皮膚若滕行年三十無所容入。銜嫁

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

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

山中孫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深公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

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

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豈言自

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

曰丹陽太守王道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矣命

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昭大此為

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遜

使啓鎮東徙今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

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

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

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

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

獨無。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

何處聞有蔡充兒。妒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見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詭婢汝出問是

漆

採

王云此言得甚深

治

王云偶然語亦難之謂無定

天

劉云人之輕詆更累其交

王云此非託不得所以

即也

誰家兒。給使不達。昌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乃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閱。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

劉至其真如  
狔犢尔

虎狔還其所如。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彭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髮。少有局幹之稱。緊遷至左光祿大夫。

○補阮光祿聞何次道拜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

○補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

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

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

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唯大啼曰。李野。卿念我。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

劉真長。歎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云。邦國殄

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

劉云邦國之嘆  
何以得生  
必平

其才而性鄙。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

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

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即以下皆雅崇拱

跌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

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袁虎率爾對

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慄然作色

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

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

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

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

復為之驅馳邪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

袁甚耻之桓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

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

特

劉云又有謂真長如此者為人

白難王云此語亦有

劉云却又效袁伏之袁恒

儻遇風雲為我龍據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木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飢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箏渴飲寒泉飢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儻逢風雲為我龍據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

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猪也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

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

對曰上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謝深有愧

色

劉云是與公果不為真長所許也王云此却輸真長一善然乃是謝公享福處

劉云似謂玄度無忠國事耳舉君親謂忠孝兩難也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

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按邠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存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請許意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旨長笛

賦叙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于柯亭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嘆曰三祖壽一作樂器虺瓦一作弔孫家

劉云三祖上三代保守此笛虺瓦若非地名即不祥短命

此點世元兄甫卷之十一

三二

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

道王云。著膩顏。恰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

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著膩顏。挾左傳。逐

鄭康成。自為高。是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

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

稽王癡。真癡。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

吉世說方心

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

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

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

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

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

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劉云與公到處為人所擯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庾道季詔謝公曰。裴郎啓也云。謝安謂裴郎乃可

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

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遁傳曰。遁每

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

方臯之相馬也。畧其玄黃。而取其儁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

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

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

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啟。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

劉義慶撰

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眾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提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痛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為

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

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

七古

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韶適

殷敬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

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顛小字也於是庾下

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

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蘇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

多好止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

古說注作肉鴨

共語子猷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

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聖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

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

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

郵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

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

瑯

王云善惡之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也。食之

